

香港教育大學

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（五年全日制）（A5B060）

學術研究 II (CHI 4655C)

論文題目：〈魯迅《野草》中「旁觀者」和「戰士」的角色形象及意涵〉

學生姓名：姚嘉俊

繳交日期：2018 年 5 月 18 日

正文字數：7261 字

〈魯迅《野草》中「旁觀者」和「戰士」的角色形象及意涵〉

一、前言

《野草》收錄了魯迅（1891-1936）於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作的二十三篇散文詩，該時為其生命中最艱苦的歲月，也是其寫作生涯中最多產的時期。在《二心集》的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中，作者亦明言了《野草》言意難解的源由¹，於是作者於此序中說明了其中八篇作品的寓意、寫作背景²，又邵元寶於《魯迅精讀》中分析了另外四篇風格接近的作品的寓意及隱含的形象³。由此，《野草》中近半數作品的意涵便變得明確，其中魯迅所言的「旁觀者」和邵元寶所言的「戰士」形象很能表現魯迅作品的特色。故此，本文將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作為文本來源，揀選〈復仇·其一〉⁴、

¹ 「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。因為那時難于直說，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。」出自 魯迅：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，載《魯迅全集·第四卷》（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365-366。

² 「現在舉幾個例罷。因為諷刺當時盛行的失戀詩，作《我的失戀》，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，作《復仇》第一篇，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沈，作《希望》。《這樣的戰士》，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。《臘葉》，是為愛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。段祺瑞政府槍擊徒手民衆後，作《淡淡的血痕中》，其時我已避居別處；奉天派和直隸派軍閥戰爭的時候，作《一覺》，此後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。所以，這也可以說，大半是廢馳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，當然不會美麗。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。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，而當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。我於是作《失掉的好地獄》。」出自 魯迅：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，載《魯迅全集·第四卷》（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365-366。

³ 「《狗的駁詰》、《立論》、《死後》、《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四篇，諷刺『人』的勢利、貪婪、世故和深入骨髓的奴性，與上述八篇風格接近，論辯色彩強烈，所指明確，有的甚至就是雜文的變體，隱含作者也是讀者熟悉的矗立在雜文中的不屈不撓的「戰士」形象。」出自 邵元寶：《魯迅精讀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152。

⁴ 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：《魯迅全集·第二卷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176-177。

〈這樣的戰士〉⁵及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⁶，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⁷來淺論

「旁觀者」和「戰士」的角色形象及意涵。

顧名思義，「旁觀者」是從旁觀看事件而沒有牽涉其中的角色，也可理解為「看客」；而「戰士」則是對事件主動地作出行動，有抵抗意味的角色。

二、文獻回顧

在《野草》的象徵概念方面，汪衛東（2015）的研究以比較分析《野草》與《查拉圖斯特如是說》中「虛無」概念的異同，其認為兩者對「虛無」的體驗與處理有別，但反抗「虛無」的方式殊途同歸。⁸孫玉石、王光明（2005）的研究介紹了《野草》「韌性戰鬥」、「反抗絕望」及「復仇」的生命哲學，認為《野草》以自然景物和氣氛構成象徵世界，以真實與想像糾纏的故事構成想像世界，以非現實的故事暗示自己的旨意。⁹梁敏兒（2005）的研究則運用四元素詩學探討《野草》的象徵結構，其認為《野草》崇尚「風」（大氣）的寒、孤

⁵ 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：《魯迅全集·第二卷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219-220。

⁶ 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：《魯迅全集·第二卷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221-223。

⁷ 本文的文本分析參考白雲開的「賞析能力點」角度。出自白雲開：《詩賞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8年，第1版），頁3-5。

⁸ 汪衛東：〈「虛無」如何面對，如何抗擊？——《野草》與《查拉圖斯特如是說》的深度比較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第1期（2015年1月），頁33-44。

⁹ 孫玉石、王光明：〈魯迅《野草》的生命哲學和象徵藝術〉，《魯迅研究月刊》第6期（2005年6月），頁46-61。

獨、上升。¹⁰

在《野草》的藝術風格方格方面，劉慧貞（1984）的研究探討魯迅言道「難於直說」¹¹的原因，反駁「『難於直說』是由於政治環境險惡而使藝術風格隱晦」的觀點，認為「難於直說」是其創作個性的體現，具發人深思的藝術效果。¹²

同樣是以西方音樂的形式對《野草》進行解構。汪衛東（2012）的研究認為《野草》的結構可展現為奏鳴曲式，包括引子、呈示部（「求生意向」及「向死意向」的出現）、展開部（兩者的衝突）、再現部（「求生意向」戰勝「向死意向」，或兩者達成和解）。¹³靶耐·歐兒（2012）的研究將《野草》分為序曲、呈示部（表現「絕望」及「希望」）、發展部（表現兩者的交纏）、再現部（再次重現兩者）。

在綜論方面，田建民和賀瑩（2008）的研究綜論了使用各種西方理論和手法¹⁴，來闡釋《野草》的一系列研究。¹⁵田建民和賀瑩（2008）的另一篇研究則

¹⁰ 梁敏兒：〈拒絕重量的飛升意志——《野草》的想像力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第1期（2005年2月），頁201-211。

¹¹ 「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。因為那時難於直說，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。」出自魯迅：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，載《二心集》（魯迅主編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年，第1版），頁139。

¹² 劉慧貞：〈「難於直說」辨——《野草》藝術風格問題瑣談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第2期（1984年9月），頁314-319。

¹³ 汪衛東：〈由西方音樂曲式看《野草》的音樂性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第11期（2012年11月），頁24-38。

¹⁴ 現象學、敘事學、倫理學、原型理論、存在主義、解構主義、現代生存論、現代主義、互文解讀、向死而在、原罪命題。

¹⁵ 田建民、賀瑩：〈西方話語參照下的思想意蘊研究與美學研究——新世紀《野草》研究綜論〉，《魯迅研究月刊》，第6期（2008年6月），頁24-32。

綜述了近年來在情感解讀與比較研究兩方面上的《野草》研究。¹⁶汪衛東

(2010)的研究解構魯迅的創作背景和心理狀態，分析各篇中追問生命的過程，闡述《野草》「希望——虛妄——絕望」的邏輯。¹⁷

劉崇(2008)的研究則以文本分析及詮釋分析方法，在「作者如何面對自我」、「作者如何面對他者」以及「怎樣塑造理想靈魂」三方面中，探討《野草》的意蘊。¹⁸

三、〈復仇·其一〉中的「旁觀者」

事實上，魯迅本人在《二心集》中已經明言了創作〈復仇·其一〉的原因是他憎惡社會上有眾多的旁觀者，故而〈復仇·其一〉與「旁觀者」可說是息息相關。¹⁹另外，片山智行(1993)認為〈復仇·其一〉受長谷川如是閑(1875-1969)〈血的奇論〉影響，主張人們貪婪地彼此殺戮和擁抱的根源都是「血」，即「生命力」本身。²⁰在〈復仇·其一〉中，描寫了要鑑賞「裸著全身，捏著利刃，對立於廣漠的曠野之上」的「他們倆」(「復仇者」)的「路人

¹⁶ 田建民、賀瑩：〈近年來《野草》的情感解讀與比較研究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，第5期(2008年9月)，頁86-93。

¹⁷ 汪衛東：〈《野草》的「詩心」〉，《文學評論》，第1期(2010年1月)，頁141-149。

¹⁸ 劉崇：〈自我靈魂的終極拷問——《野草》意蘊新探〉，《社科縱橫》，總第23卷第2期(2008年2月)，頁121-123。

¹⁹ 「因為憎惡社會上旁觀者之多，作《復仇》第一篇……」出自魯迅：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，載《魯迅全集·第四卷》(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)，頁365-366。

²⁰ 片山智行：《魯迅《野草》全釋》(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版)，頁33。

們」(「旁觀者」)。在九段文字中，有三段文字是以「路人們」作為敘述的主體的，分別是第四段、第五段及第八段。

首先，〈復仇・其一〉的第一至第三段訴說了整首詩的故事背景，整個故事皆建基於人對「血」之渴求的大前提上。在第一段中可見，「人的皮膚之厚，大概不到半分」，人的皮膚很薄，在其之內便是「鮮紅的熱血」，這「鮮紅的熱血」循着那半分厚的皮膚後面的極密的血管裏急速流動(「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裏奔流」)，並且「散出溫熱」。於此，詩中不斷強調著血的熱度，這與第二段所述的死亡的冷相反，可見這「溫熱」的血實指人類生命的力量。「于是各以這溫熱互相蠱惑，煽動，牽引」中的三個動詞都是偏向敵意的行為，可理解為各人相互之間的憎恨；「拼命地希求偎倚，接吻，擁抱」中的三個動詞都是偏向善意的行為，可理解為各人相互之間的愛。故而「以得生命的沈酣的大歡喜」是指人以相互之間的憎恨和愛，來體會生命之力。

第二和第三段就是承接第一段關於得到「大歡喜」的理論。「殺戮者」用利刃穿透別人的皮膚，使「熱血」「灌溉」自身。被穿透者因而死亡(「則給以冰冷的呼吸，示以淡白的嘴唇，使之入性茫然」)，但也能夠「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」；「殺戮者」因受「熱血」「灌溉」而「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」。這場公然的(「對立于廣漠的曠野之上」)激烈的愛與憎恨的「大歡喜」，於是便引來了「路人們」(「旁觀者」)的注視。然而，這整場「對

立」的發生，實則與「路人們」無關；「大歡喜」亦只有參與其中的「殺戮者」和被穿透者才可獲得。由此，可以生出對「路人們」的目的的疑問：為何他們如此渴望「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」？

第四段僅為一句，「他們倆將要擁抱，將要殺戮……」這段上承第三段對「他們倆」的描述，而尚沒有言明「路人們」這角色，但當讀到第四段的開首，便不難明白此為「路人們」的心理描寫。如此，「路人們」的身影還未出現，其心聲便先一步突現了出來。從第四段得知，「路人們」眼見或聽聞到「他們倆」的身姿，便聯想到「他們倆」「將要擁抱，將要殺戮」。而有這樣聯想的「路人們」是怎樣反應的呢？

在第五段中，首句顯示了「路人們」的賞鑒是群聚、急趕的，亦諷喻他們的行為同「槐蠶爬牆壁」、「螞蟻扛蠶頭」一樣是自然反應。「衣服都漂亮，手倒空的。」一句，顯示「路人們」的特質是與「裸著全身，捏著利刃」的「他們倆」相反的。「然而從四面奔來……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。」一句，顯示趕著賞鑒的「路人們」是不肯定將要發生的事情，他們認知為「他們倆」大概是要擁抱或殺戮，這句亦暗示了「路人們」的行徑只是抱著慰其無聊的心態，而從他們「拼命地伸長脖子」的神態，也反映他們本身的心靈充斥「無聊」，換言之「擁抱或殺戮」的場景是很能夠慰藉其無聊的。末句顯示了「路人們」對於「擁抱或殺戮」的場景的賞鑒，是如同吸食、品嘗汗水和鮮血，其中「鮮味」

一詞反映「路人們」視「擁抱或殺戮」為應對「無聊」的「刺激」。

在第八段中，首句承接上文，描述看不到「刺激」的「路人們」「於是乎無聊」。「覺得有無聊鑽進他們的毛孔……又鑽進別人的毛孔中。」一句，顯示「無聊」由其外至其內，又由其內至其外，再傳播四周，至他人之內。「他們于是覺得喉舌乾燥……」一句，描述沒有汗、血可吸食的「路人們」喉乾頸乏，除了反映他們「引頸就食」了良久外，還塑造出「路人們」以沉迷於葷腥、不清醒的類近僵屍、惡靈的形象。末句交待他們看不到想要看的，於是散去，「乾枯到失了生趣」的描述進一步加強前句所塑造的形象。

無論如何，作為「旁觀者」的「路人們」是不可能「得到」或「沈浸于」「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」的，他們寧以「賞鑒」的方式吸食「汗或血的鮮味」，也不肯參與「擁抱」和「殺戮」，最後結局當然是「喉舌乾燥」，即精神麻木。

四、〈這樣的戰士〉中的「戰士」

在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一文中，魯迅明言〈這樣的戰士〉「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」。²¹又有論者認為〈這〉並非單就個別事件而發之感，

²¹ 魯迅：〈《野草》英文譯本序〉，載《魯迅全集·第四卷》（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輯委員會主編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版），頁365-366。

而是把中國黑暗狀況及魯迅本人的特徵形象化的作品。²²

〈這樣的戰士〉主要是以「戰士」為敘述主體，全文分為十六段，而其中有五段是重覆著「但他舉起了投槍。／但他舉起了投槍！」

第一段僅為一句：「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——」這句顯示「戰士」的形象是作者所理想的。而這句的開首非「要是」而是「要有」，則可見作者內心對「戰士」存在的肯定。

第二段首個複句，「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；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炮」。「非洲土人」與其背著的「雪亮的毛瑟槍」為對比；「中國綠營兵」與「盒子炮」為對比。「非洲土人」和「中國綠營兵」自身是「蒙昧」、「疲憊」的；而他們所持有的裝備（「毛瑟槍」、「盒子炮」）先進的。則是作者言下之意，縱使「非洲土人」與「中國綠營兵」有先進的武器，因其自身之故，他們仍舊是「蒙昧」、「疲憊」的。而「已不是」一詞，表明了作者理想的「戰士」已經與上述兩者不同，他可能曾經都與「非洲土人」和「中國綠營兵」一般落後，但無論如何，而今「戰士」的自身已經是進步的。第二個複句中，「他毫無乞靈于牛皮和廢鐵的甲冑」，表示「戰士」不借外物，但憑自身與一柄「投槍」。「戰士」的「投槍」原是「蠻人所用的」，這與武器先進、自身落後的「非洲土人」和「中國綠營兵」構成對比，映襯「戰

²² 片山智行：《魯迅《野草》全釋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版），頁99。

士」自身的強大。其「投槍」形似筆杆，舉投時要挺起胸膛，故亦可將「戰士」的象徵理解為挺身而出的文人。

第三段首句，「他走進無物之陣」，「無物」等同虛無；而「無物之陣」中的「虛無者」而集結成陣列，都向「戰士」點頭示好。「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」之語，顯示「虛無者」是「戰士」的敵人，而敵人的認同、示好只是他們用來對付「戰士」的技倆，然而「戰士」對這一切都是「知道」的，他戒備著敵人的技倆。「點頭」這項「武器」能夠「殺人不見血」，「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」，很多「戰士」的前輩都是毀在敵人的「點頭」下，因為「戰士」一旦相信敵人的技倆，便會「無所用其力」，難以擲出「投槍」。然而「戰士」終歸是「知道」了，可見認同和示好都不能阻止「戰士」作出攻擊。

第四段顯示敵人會以「好名稱」、「好花樣」來偽裝，這更進一步地描繪出「戰士」所面對的敵人的虛偽，所謂的「慈善家，學者，文士，長者，青年，雅人，君子」（身份）和「學問，道德，國粹，民意，邏輯，公義，東方文明」（說詞）都是假的，都是「繡出」來的。第五段「但他舉起了投槍。」，「戰士」還是沒有被「好名稱」和「好花樣」迷惑。

第六段描寫敵人聲稱自己的心臟長在胸膛中央，以證明自己是公正的人，「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樣」，他們說自己是獨特的。「他們都在胸前放著護心鏡，就為自己深信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證。」，然而即使自身「胸前放著護心

鏡」，也是無法改變自身的本質的，可見「戰士」面對的敵人是掩耳盜鈴、自欺欺人。真正的「戰士」不會被此迷惑，於是第七段中，「但他舉起了投槍。」，他還是決心發起攻擊。

第八段，「他微笑」，「微笑」許是「戰士」自信的表現，抑或是對其敵人的嘲諷；「戰士」還是「偏側一擲，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」，他沒有相信敵人的說詞，於是他的攻擊便正中敵人的弱點、痛處。

第九段，「一切都頽然倒地」，「戰士」的攻擊似乎確實能夠打擊到他的敵人。然而「戰士」所擊中的「祇有一件外套」，這不過是敵人的外殼，「其中無物」的緣故，是因為「戰士」真正的敵人本就是「無物」。因此，敵人即使被刺穿心臟，也不會因此而消亡，反而能隱藏起來，而「戰士」因為擊中敵人的用以偽裝的外殼，反而成為了「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」。

第十段，第三次的「但他舉起了投槍。」，真正的「戰士」面對被旁人誤解，面對無法打敗的「無物」，還是會鍥而不舍地抗爭。

第十一段，「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」對應第三段的「他走進無物之陣」，反映「戰士」始終堅持著迎戰「無物之陣」。「再見一式的點頭，各種的旗幟，各樣的外套……」對應第四段，表明「戰士」與敵人的爭鬥依然如同以往、不斷循環。

面對著前功盡費，又要重頭抗爭的局面，第十二段出現第四次的「但他舉起了投槍。」，「戰士」歷盡艱辛，一路走來還是始終如一。

第十三段描述戰士在「無物之陣」中「衰老」、「壽終」，使得「無物之陣」成為勝者。「戰士」會衰老，而敵人不滅，可理解為「虛無者」源源不絕。第十四及十五段，表示再無戰事，而這卻暗示仍在「戰叫」、「投槍」的「戰士」的孤獨。

面對以上種種的挫敗，在第五、第七、第十、第十二、第十六段的「但他舉起了投槍。／但他舉起了投槍！」，表明了「這樣的戰士」在最絕望的環境，仍是持續地戰鬥。由其第十六段的「但他舉起了投槍！」，與之前四次的不同，句末標點符號非句號，而是感嘆號，這更表現出魯迅眼中真正的「戰士」不受迷惑、不怕艱辛、不在乎得失，甚而不受「老衰」和「壽終」所影響的決心。

五、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中的「旁觀者」與「戰士」

5.1 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中的「旁觀者」

根據孫玉石（2001）所言，這篇散文詩近乎寓言故事，而以現實層面來

看，能夠看出魯迅對三種不同人生態度的情感傾向。²³

這首詩共有四個角色，分別為「奴才」、「聰明人」、「傻子」和「主人」。整首詩按故事敘述可以分成三個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第一至八段，講述「奴才」向「聰明人」訴苦；第二部分是第九至二十二段，講述「奴才」向「傻子」訴苦及「傻子」對此的反應；第三部講述「主人」對「奴才」的誇獎及「聰明人」對「傻子」的慰問。

這首詩中，「聰明人」反映了「旁觀者」的角色。首段「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……他遇到一個聰明人。」引介出「奴才」向「聰明人」訴苦，並提到「奴才」「祇要這樣，也祇能這樣」。由此，「奴才」想到的惟一「辦法」就是向人訴苦，他遇上「聰明人」的話，就順理成章地尋「聰明人」訴苦了。在此段中，只見「奴才」的「辦法」，還未見其「問題」。

這首詩的第二段「奴才」「悲哀地」說出了自己的苦況，直言「簡直不是人的生活」。「奴才」云道「你知道的。」，故而可以推猜出「聰明人」眼見「奴才」，便亦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「奴才」的境況。

第三段描述「聰明人」對此的回應。「聰明人」直然「這實在令人同情。」，顯示出他對「奴才」的處境表示同情，他說這話的「慘然」又顯示他擺

²³ 孫玉石：《現實的與哲學的：魯迅《野草》重釋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版），頁255。

出憂傷的模樣。然而他的回應只是停留在言語的階段，實際上他只是把「奴才」所言的苦況概況成七個字，只是作出附和而並無作出建議。

第四段的「他高興了」表現出「奴才」對「聰明人」回應的滿意，並又繼續描述自己的慘況。「奴才」在第二段時的「悲哀」，與他在第四段時的「高興」構成對比，這轉變顯示「奴才」滿足於以訴苦作為其應對自身苦況的辦法，也與第一段的「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。祇要這樣，也祇能這樣。」相呼應。

第五段中，「聰明人」憂傷模樣的描寫比第三段的「慘然」更細緻——「眼圈有些發紅，似乎要下淚」；而其話語內容為發出「唉唉……」的嘆息，此乃是擬聲詞，其回應內容比第三段更加空泛。就其表面上來看，「聰明人」對「奴才」的同情愈加濃厚；但就其實際上的回應來看，「聰明人」純粹附和的性質卻愈加強烈。

第六段描述「奴才」認知到如此下去，自己「是敷衍不下去的」，雖然實際方法來應對，並向「聰明人」問及解決的辦法。而第七段中，「聰明人」只是回應「我想，你總會好起來……」，實際上只是期盼式的安慰說話，而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。而就第八段所見，「奴才」雖然並不肯定自身會達成「好起來」的願景，但卻認可「聰明人」的安慰（「是麼？但願如此。」）。又在第八段中展現出，「奴才」面對自身的苦況，需要的是「訴冤苦」和獲得別人的「同情和慰

安」，並認為這就是「天理沒有滅絕」表現。

綜合第三、五、七段，可見「聰明人」的回應的實際內容是具重複性的，「聰明人」只是重複地發表沒有實際用處的安慰說話，並沒有具體建議或行動，但「奴才」卻覺得內心「舒坦得不少」，表示「聰明人」已經滿足了「奴才」的需求。

5.2 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中的「戰士」

此詩中的「傻子」實際上是魯迅眼中「戰士」的角色，有關「傻子」的描述主要集中在詩的第二部分，即第九至二十二段，在「奴才」與「聰明人」的對話之後。

在此詩的第八段中，「奴才」向「聰明人」訴苦的不久之後，又對自己的生活狀況「不平起來」，便再尋找別人訴苦。如此引介出「奴才」第二個訴苦對象——「傻子」。

第九段「奴才」又說出了自己的苦況，雖然有文字上有些許的差異，但究其實際內容，「奴才」兩次訴苦的表情和說話都是重複的。面對同樣的事情，

「傻子」的表現卻與「聰明人」截然不同。第十段描述「傻子」對「奴才」訴苦的回應，對照「聰明人」的首次回應，「傻子」「大叫」：「混帳！」，明顯激

動許多，其言語回應的激烈程度甚至使「奴才」「吃驚」。

第十一段描述「奴才」自言他居住的「破小屋」的環境的不堪。第十二段「傻子」對此的回應是一個疑問句，疑惑為何「奴才」不叫「主人開一個窗」，這對照「聰明人」的回應，便可見同樣是言語上的回應，「傻子」此時的回應不似「聰明人」的空泛，而是有思考解決方法。同時，在第十二段中，「傻子」提出解決「破小屋……四面又沒有一個窗子」的辦法是「奴才」叫「主人」「開一個窗」，展現「傻子」處事的直截，而實則他的辦法也是最能解決問題的。

第十三段「奴才」言道「這怎麼行？……」，暗示著在「奴才」眼中，「傻子」的辦法理所當然是不行的。第十四段「傻子」對此的回應是一個祈使句，他要求「奴才」帶他去看那「破小屋」，也展現「傻子」處事的直截；同時，對比「聰明人」靜態的回應，「傻子」是主動地想要干涉事件。

在第十五至二十二段所見，「傻子」一到屋外，便直接「動手砸那泥牆」，要為「奴才」「打開一個窗洞」，面對着「奴才」的阻撓，他「仍然砸」，並言道「管他呢！」，顯示出「傻子」對「奴才」苦況的回應並不止於言語。

七、結語

在〈復仇·其一〉中，作為「旁觀者」的「路人們」，欲去「賞鑒」別人擁

抱、殺戮，顯示出其本質上的麻木和冷漠。在〈這樣的戰士〉中，作為「戰士」，是會運用自身精神作為武器，面對著虛偽狡詐的敵人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。在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中，「聰明人」是為「旁觀者」，只會說出如空話一般的安慰卻會得到別人感激；作為「戰士」的「傻子」，則是作出改變他人命運的行動卻不被別人理解。

綜合以上，可以感察到魯迅對於「旁觀者」的痛恨，以及對於「戰鬥者」的崇敬、認同。其「旁觀者」的形象是麻木、冷酷，而又陰森恐怖的，他們永遠置身事外；而其「戰鬥者」的形象則為面對絕望的情況，明知難有成果下，仍堅持不懈地奮戰的「覺醒者」。然而，在魯迅散文詩的「世界」中，沒有「邪不勝正」這回事，不肯敷衍妥協的「戰士」往往不會受世人理解、認同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專著

片山智行：《魯迅野草全釋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3 年。

郅元寶：《魯迅精讀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孫玉石：《現實的與哲學的——魯迅野草重釋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魯迅：《魯迅全集（全 18 卷）（2005 年版）》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白雲開：《詩賞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08 年。

二、論文

汪衛東：〈「虛無」如何面對，如何抗擊？——《野草》與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的深度比較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 1 期，2015 年。

孫玉石、王光明：〈魯迅《野草》的生命哲學和象徵藝術〉，《魯迅研究月刊》第 6 期，2005 年。

梁敏兒：〈拒絕重量的飛升意志——《野草》的想像力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 1 期，2005 年。

劉慧貞：〈「難於直說」辨——《野草》藝術風格問題瑣談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 2 期，1984 年。

汪衛東：〈由西方音樂曲式看《野草》的音樂性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 11 期，2012 年。

田建民、賀瑩：〈西方話語參照下的思想意蘊研究與美學研究——新世紀《野草》研究綜論〉，《魯迅研究月刊》第 6 期，2008 年。

田建民、賀瑩：〈近年來《野草》的情感解讀與比較研究〉，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》第 5 期，2008 年。

汪衛東：〈《野草》的「詩心」〉，《文學評論》第 1 期，2010 年。

劉崇：〈自我靈魂的終極拷問——《野草》意蘊新探〉，《社科縱橫》第 23 卷第 2 期，2008 年。

附錄一：原文

〈復仇·其一〉

人的皮膚之厚，大概不到半分，鮮紅的熱血，就循着那後面，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裏奔流，散出溫熱。于是各以這溫熱互相蠱惑，煽動，牽引，拼命地希求偎倚，接吻，擁抱，以得生命的沈酣的大歡喜。

但倘若用一柄尖銳的利刃，祇一擊，穿透這桃紅色的，菲薄的皮膚，將見那鮮紅的熱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；其次，則給以冰冷的呼吸，示以淡白的嘴唇，使之人性茫然，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；而其自身，則永遠沈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。

這樣，所以，有他們倆裸着全身，捏著利刃，對立于廣漠的曠野之上。

他們倆將要擁抱，將要殺戮……

路人們從四面奔來，密密層層地，如槐蠶爬上牆壁，如馬蟻要扛鰲頭。衣服都漂亮，手倒空的。然而從四面奔來，而且拼命地伸長脛子，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。他們已經豫覺着事後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鮮味。

然而他們倆對立着，在廣漠的曠野之上，裸著全身，捏著利刃，然而也不擁抱，也不殺戮，而且也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。

他們倆這樣地至于永久，圓活的身體，已將乾枯，然而毫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。

路人們于是乎無聊；覺得有無聊鑽進他們的毛孔，覺得有無聊從他們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鑽出，爬滿曠野，又鑽進別人的毛孔中。他們于是覺得喉舌乾燥，脖子也乏了；終至于面面相覷，慢慢走散；甚而至于居然覺得乾枯到失了生趣。

于是只賸下廣漠的曠野，而他們倆在其間裸着全身，捏著利刃，乾枯地立着；以死人似的眼光，賞鑒這路人們的乾枯，無血的大戮，而永遠沈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。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

〈這樣的戰士〉

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——

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；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炮。他毫無乞靈于牛皮和廢鐵的甲冑；他祇有自己，但拿著蠻人所用的，脫手一擲的投槍。

他走進無物之陣，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。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，

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，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，正如炮彈一般，使猛士無所用其力。

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，繡出各樣好名稱：慈善家，學者，文士，長者，青年，雅人，君子……。頭下有各樣外套，繡出各式好花樣：學問，道德，國粹，民意，邏輯，公義，東方文明……

但他舉起了投槍。

他們都同聲立了誓來講說，他們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，和別的偏心的人類兩樣。他們都在胸前放著護心鏡，就為自己深信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證。

但他舉起了投槍。

他微笑，偏側一擲，卻正中了他們的心窩。

一切都頹然倒地；——然而祇有一件外套，其中無物。無物之物已經脫走，得了勝利，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。

但他舉起了投槍。

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，再見一式的點頭，各種的旗幟，各樣的外套……

但他舉起了投槍。

他终于在無物之陣中老衰，壽終。他终于不是戰士，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。

在這樣的境地裏，誰也不聞戰叫：太平。

太平……。

但他舉起了投槍！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

〈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〉

奴才總不過是尋人訴苦。祇要這樣，也祇能這樣。有一日，他遇到一個聰明人。

「先生！」他悲哀地說，眼淚聯成一線，就從眼角上直流下來。「你知道的。我所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。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，這一餐又不過是高粱皮，連豬狗都不要吃的，尚且祇有一小碗……」

「這實在令人同情。」聰明人也慘然說。

「可不是麼！」他高興了。「可是做工是晝夜無休息：清早擔水晚燒飯，上午跑街夜磨面，晴洗衣裳雨張傘，冬燒汽爐夏打扇。半夜要煨銀耳，侍候主人要

錢；頭錢從來沒分，有時還挨皮鞭……。」

「唉唉……」聰明人嘆息著，眼圈有些發紅，似乎要下淚。

「先生！我這樣是敷衍不下去的。我總得另外想法子。可是什麼法子呢？……」

「我想，你總會好起來……」

「是麼？但願如此。可是我對先生訴了冤苦，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，已經舒坦得不少了。可見天理沒有滅絕……」

但是，不幾日，他又不平起來了，仍然尋人去訴苦。

「先生！」他流著眼淚說，「你知道的。我住的簡直比豬窩還不如。主人並不將我當人；他對他的叭兒狗還要好到幾萬倍……」

「混帳！」那人大叫起來，使他吃驚了。那人是一個傻子。

「先生，我住的祇是一間破小屋，又濕，又陰，滿是臭蟲，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。穢氣衝著鼻子，四面又沒有一個窗子……」

「你不會要你的主人開一個窗的麼？」

「這怎麼行？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帶我去看去！」

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，動手就砸那泥牆。

「先生！你幹什麼？」他大驚地說。

「我給你打開一個窗洞來。」

「這不行！主人要罵的！」

「管他呢！」他仍然砸。

「人來呀！強盜在毀咱們的屋子了！快來呀！遲一點可要打出窟窿來了！……」他哭嚷著，在地上團團地打滾。

一群奴才都出來，將傻子趕走。

聽到了喊聲，慢慢地最後出來的是主人。

「有強盜要來毀咱們的屋子，我首先叫喊起來，大家一同把他趕走了。」他恭敬而得勝地說。

「你不錯。」主人這樣誇獎他。

這一天就來了許多慰問的人，聰明人也在內。

「先生。這回因為我有功，主人誇獎我了。你先前說我總會好起來，實在是

有先見之明……。」他大有希望似的高興地說。

「可不是麼……」聰明人也代為高興似的回答他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

The Education University
of Hong Kong Library

For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only.
Not for publication or further reproduction.